醇言

[illegible]

醇言

栗谷先生鈔解口訣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朱子曰道卽易之太極一乃陽之奇二乃陰之耦三乃奇耦之積其曰二生三猶所謂二與一爲三也其曰三生萬物卽奇耦合而萬物生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董氏曰橐鞴也籥管也能受氣鼓風之物天地之間二氣往來屈伸猶此物之無心虛而能受應而不藏也

用無不爲是一篇之大旨也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朱子曰無是轂中空處惟其空中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董氏曰謂輻轂相湊以爲車即其中之虛有車之用

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董氏曰埏和土也埴粘土也皆陶者之事此亦器中空無然後可以容物爲有用之器下意同

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鑿穿也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外有而成形中無而受物外有譬則身也中無譬則心也利者順適之意利為用之器用為利之機也非身則心無所寓而心不虛則理無所容君子之心必虛明無物然後可以應物如轂中不虛則為不運之車器中不虛則為無用之器室中不虛則為不居之室矣

右第四章三章以上言道體此章以後始言行道之功而以虛心為先務蓋必虛心然後可以捨己之私受人之善而學進行成矣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爽失也五色五音五味本以養人非所以害人而人多循欲而不知節故悅色者失其正見悅音者失其正聽悅味者失其正味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董氏曰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愚按好獵者本是志也而反乎馳騁發狂則反使氣動心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董氏曰妨謂傷害也於善行有所妨也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董氏曰去陰去也腹者有容於内而無欲目者逐見於外而誘内蓋前章之言虚中之妙用故此則戒其不可為外邪所實也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滌除者凈洗物欲也玄覽者照察妙理也蓋既去聲色臭味之慾則心虚境清而學識益進至於知行並至則無一點之疵矣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脩己既至則推以治人而無為而化矣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開闔是動靜之意雌是陰靜之意此所謂定之以
中正仁義而主靜者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董氏曰此寂感無邊方也愚按此言於天下之事
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未嘗有能知之心詩所謂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也夫如是則上下與天地
同流參賛化育而不自居也下文乃申言之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天地生物而不有其功運用造化而不恃其力長
畜羣生而無有主宰之心聖人之玄德亦同於天

地而已玄德至誠淵微之德也
右第五章此承上章而始之以初學過人慾之
功終之以叅賛天地之盛自此以後諸章所論
皆不出此章之義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
學以知言道以行言知是愽之以文故欲其日益
行是約之以禮故欲其日損葢人性之中萬善自
足善無可益之理只當損去其氣稟物欲之累耳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可損則復其本然之性矣
右第六章承上章以起下章之義

治人事天莫若嗇

董氏曰嗇乃嗇省精神而有歛藏貞固之意學者久於其道則心廣氣充而有以達乎天德之全矣愚按事天是自治也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言自治治人皆當以嗇爲道嗇其愛惜収歛之意以自治言則防嗜欲養精神愼言語節飲食居敬行簡之類是嗇也以治人言則謹法度簡號令省繁科去浮費敬事愛人之類是嗇也

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

董氏曰重再也朱子曰早復者言能嗇則不遠而

復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愚按人性本善是先已有所積也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長久
不遠而復則己私無不克矣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其德豈有限量哉德無限量至於博厚高明則是悠久道彊之道也
右第七章言入道成德以嗇爲功是損之之謂也此下五章皆申言此章之義
少則得多則惑

董氏曰道一而已得一則無不得矣凡事多端則惑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跂則不能立跨則不能行疑惑於兩端而不能主一者也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董氏曰隨時趨變以道而在乎以謙約爲主抱一則全體是道也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董氏曰見顯也此養德之方也蓋抱一則無我若更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則是我見未忘烏可以言一哉惟無我則光明盛大愈久愈新何爭之有愚按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卽此意也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温公曰是皆外競而内亡者也如棄餘之食附餘之形適使人惡董氏曰有道者足於内而不矜於外也

右第八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知人之善惡固智矣自知之智為尤明明者智之實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勝人者血氣之力也自勝者義理之勇也克巳復禮則不屈於人欺而強莫加焉

知足者富

自知既明無求於外而常足則富莫加焉顏淵簞瓢陋巷孔子曲肱飲水而其樂自如舉天下之物

無以易其所樂則豈非至富乎彼卑於物欲而有求於外者則心常不足雖富有天下猶非富也

強行者有志

董氏曰惟自勝故志於道而自強不息則物莫奪其志而與天同健矣

不失其所者久

董氏曰知道而能行則自得其所而居安矣愚按知之明而守之固則素位而行無顧乎外無得而不自得焉此乃不失其所也是悠久之道也

死而不亡者壽

孔顔既歿數千載而耿光如日月豈非壽乎

右第九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名者實之賔於身為外物也身一而已貨財則衆多若棄身而徇名與物則捨親而從賔役一而求多惑莫甚焉

得與亡孰病

得名與貨則身必亡是乃亡也得身則雖亡名與貨而不害乎為得也然則得身與亡身孰為病乎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愛名者必損實是大費也藏財者必失身是厚亡也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董氏曰惟審於内外之分則知止知足而無得失之患故能安於性命之常亦何殆辱之有所以可長久也

右第十章

不出户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萬物皆備於我豈待他求哉求其放心則可以見道矣程子所謂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者是

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温公曰迷本逐末也愚按心放而愈遠則知道愈難矣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此言聖人清明在躬而義理昭徹乃自誠而明之事也學者不可遽跂於此但當收歛放心以養其知而勉其所行也

右第十一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董氏曰糞治田疇也戎馬戰馬也郊者二國之境也以内言之心君泰然則却返氣馬以培其本根反是則氣馬馳於外境矣

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董氏曰究其本根原於縱欲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無求於外則内德無欠故應用無窮而常足矣

右第十二章以上五章言守道克己不自矜伐常知止足之義皆推演嗇字之義也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先

不敢先者謙也慈儉謙三者持身接物之寶訣也

夫慈故能勇

董氏曰仁者必有勇也

儉故能廣

董氏曰守約而施博也

不敢先故能成器長

器物也自後者人必先之故卒爲有物之長也董氏曰乾之出庶物亦曰見群龍首吉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務勇則必忮務廣則必奢務先則必爭皆死之徒

也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董氏曰慈者生道之流行乃仁之用也故爲三寶之首以慈御物〻亦愛之如慕父母效死不辭是以戰則勝守則固故曰仁者無敵於天下也苟或人有所不及天亦將以慈救衛之盖天道好還常與善人故也程氏曰去邠而岐周以興是其救也
右第十三章言三寶爲修己長物之要道其下六章皆推廣此章之義盖因啬字之義而伸長之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剛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
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冲氣在身則體無堅強之病以理勝氣則事無堅
強之失矣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董氏曰共謂人共伐之也列子云兵強則滅木強
則折是矣物之精者常在上而粗者常在下其精
必柔其粗必強理勢然也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莫之能勝其無以易
之

善下而柔弱故必勝堅強其理不可易也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觀水之攻堅則其理昭然豈難知哉非知之難行
之惟艱故人鮮克行之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爲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爲
天下王
温公曰含垢納汚乃能成其大愚按仁覆如天無
物不容是謂受垢與不祥也
右第十四章因上章戰勝之說而推明慈柔勝
○剛暴之義夫所謂柔者只言仁慈之形耳非一

於柔弱而已若一於柔弱則豈能勝剛暴哉且
其勝之者亦出於理勢之當然耳非有心於欲
勝而故爲柔弱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恐盈之或溢而持固之不若不盈之爲安也恐銳
之或折而揣量之不若不銳之可保也蘇氏曰無
盈則無所用持無銳則無所用揣矣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
身退天之道

劉師立曰盈則必虗戒之在滿銳則必鈍戒之在

進金玉必累戒之在貪富貴易淫戒之在傲功成
名遂必危在乎知止而不失其正

右第十五章言儉之義

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
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

夫惟自賤則人必貴之自下則人必高之是以賤
爲本以下爲基也侯王之自貶是自賤自下之道
也

右第十六章言不敢先之義下章同此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

於道

董氏曰守柔處下乃俗之所惡而實近於道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以言下之以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

水固近道而江海又水之大者也宋徽宗曰屯初九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得其心也處上而人不重則戴之也懼處前而人不害則利之者衆若是則無思不服故不厭也董氏曰揚雄曰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故天下樂推戴而無厭斁之

心也

右第十七章

善爲士者不武

董氏曰不尚力也

善戰者不怒

不得已而用兵非出於血氣之怒也

善勝敵者不爭

只以征伐正其不正而已非有爭奪之心也

善用人者爲之下

致敬盡禮屈己以下賢然後能用賢孟子曰湯之

於伊尹學焉後臣之
是謂不争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謙卑自牧與人為善故人樂為用其德配天無以
尚矣
右第十八章極言慈柔謙下之德可以配天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
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上士聞道篤信不疑中士疑信相半下士茫然不
曉反加非笑若合於下士所見則豈聖人之道哉
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太白若辱

建言古之所立言也道者無若所見進道者退然若不能行德之高者自謙如谷之虚潔白之至者自慶如有玷污也

大器晚成

積之久然後發之洪故大器不速成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

董氏曰敝敗壞也體至道之大全而盛德若不足故其用愈久而愈新也

大盈若冲其用不窮

道備於己而謙若冲虚故積愈厚而用愈不窮董

氏曰此章用而言愚按中間二句言其用上下則
皆略文也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與物無競故其直若屈曲當而無跡故其巧若拙
大辯若訥善者不辯辯者不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不事乎辯而發必當理者謂之大辯吉人辭寡故
其辯若訥以善爲主則不求辯以辯爲主則未必
善也美者華飾也忠信之言不必華美華美之言
未必忠信
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

希音聽之不聞也道本無聲無臭而體物不遺強名之道其實無名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妙豈中下士之所能聽瑩哉

右第十九章推用謙虛之德合乎道體之本然文王望道而如未之見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即此章之意也申言十二章三寶之義者止此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重是本輕是末不可捨本而趨末靜是君躁是卒徒不可捨君而逐卒徒也董氏曰輜大車也君子

之道以靜重為主不可須臾離也如輜車之重不
鼓容易其行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雖在繁華富貴之中而無所係戀常超然自得於
物欲之外也董氏曰榮觀在物燕處在己惟不以
物易己故遊觀榮樂而無所係著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董氏曰萬乘之尊不可縱所欲之私而不顧天下
之重也君輕則失於臣〻躁則失於君矣近取諸
身則以心為君以氣為臣輕則心妄動而暴其氣

躁則氣擾亂而動其心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董氏曰狂疾之風急暴之雨此陰陽擊搏忽然之變故不能久自朝至中為終朝愚按人有輕躁之病則必有急暴之行暴怒者必有後悔以至暴富暴貴者必有後禍皆非長久之道也

右第二十章言君子主乎靜重而不動於外物亦當之義也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董氏曰動屬陽靜屬陰故躁勝寒靜勝熱皆未免於一偏也清靜者動靜一致故為天下正愚按清靜者泊然無外誘之累而動靜皆定者也

右第二十一章因上章躁靜之義而言清靜之正恐人之偏於靜也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知道者默而識之有知輒言非知道者也

塞其兊閉其門

兊說也塞其兊者防窒意慾也門口也閉其門者淵默自守也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銳英氣也挫其銳者磨礱英氣使無圭角也紛衆理之肯綮也解其紛者明察肯綮迎刃而解也和光同塵者含蓄德美於中而不自耀立異於衆也玄妙也既不隨俗習非而又非離世絕俗故曰玄同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君子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出處合義動靜隨時豈世人之私情所能親疏利害貴賤者哉其所以然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萬物之資始生成莫非此道之流行體物不遺而不自有其能也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聖人無我與道爲一故雖成如天之事功而終無自大之心此聖人之所以爲大也

右第二十五章以聖人體道之大爲修己之極而起下章治人之說也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建中建極是謂善建如保赤子是謂善抱溫公曰

不拔者深根固蔕不可動揺不脱者民心懐服不
可傾奪不輟者享祚長久是也
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
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眞者誠實無妄之謂也以眞實之理修身推其餘
以治人家國天下不外乎是而已温公曰皆循本
以治末由近以及遠也
右第二十六章始言治人之道而推本於修身
此下六章皆申此章之義
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聖人以己及人己立而立人己達而達人博施濟
衆而於己未嘗有費其仁愈盛而其德愈不孤矣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天道只以生物爲心故利而不害聖人順理而無
私故有所爲而不爭此聖人所以與天爲徒者也

右第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
從容中道而無跡可見發言爲法而無瑕可指不
思而得而泛應曲當此聖人之事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是謂襲明

有教無類而人無不容物無不化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後覺故其明傳襲無窮也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因其不善而教之使善則我之仁愈大而施愈博矣此之謂善人之資也夫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教之則天下歸吾仁矣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義於此可見矣

右第二十八章言聖人有善行善言善計故能化不善之人下章同此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聖人於天下無一毫私心只因民心而已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人之有生同具此理聖人之於民莫不欲其善信故善信者吾既許之不善不信者亦必教之以善信為期若棄而不教則非所謂德善德信也宋徽宗曰舜之於象所以善信者至矣

右第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

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天下乃神明之器也帝王之興自有曆數不可有

心於取天下也欲爲天下者必敗欲執天下者必

失矣三代以上聖帝明王皆修身盡道而天下歸

之非有心於天下者也後之帝王或有〻心於天

下而得之者此亦有天命存焉非專以智力求也

故物或行或隨或煦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

董氏曰煦暖也吹寒也強盛也羸弱也載成也隳

壞也有爲之物必屬對待消息盈虛相推不已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去除也聖人之治天下因其勢而利導之因其材而篤焉只去其已甚者耳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也

右第三十章言以無事為天下也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蘇氏曰古之聖人柔遠能通無意於用兵惟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為正以用兵為奇夫天下神器不可為也是以體道者無心於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愚按成湯非富天下為匹夫匹婦復讎而東征西怨是也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
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蘇氏曰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困而無
告矣利器權謀也上下相欺以智則民多權謀而
上益眩而昏矣奇物奇怪異物也人不敦本業而
趨末伎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患人之詐偽而多
出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則日入於盜賊矣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
靜而民自靜我無欲而民自樸
董氏曰此自然之應而無為之成功也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悶々寬仁不察之象也董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察々於齊民以俗觀之若不事於事然民實感自然之化乃所以為淳和之至治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也

董氏曰不知修德為本而專尚才智欲以刑政齊民則所傷故缺缺也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復相因莫知所止極而惟無為者能治也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無爲之化也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聖人不言而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常以示人此謂不言之教也無所作爲物各付物而萬物各得其所此謂無爲之益也

右第三十二章申上章無爲之義而結之夫以無爲治人亦嗇之義也推說二十六章之義者止此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旋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宋徽宗曰孟子所謂反乎爾者下奪民力故荊棘
生焉上干和氣故有凶年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董氏曰兵固有道者之所不取然天生五材亦不
可去譬水火焉在乎善用惟以止暴濟難則果決
於理而已何敢取強於天下哉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
勿強

董氏曰果以理勝強以力勝惟果則有必克之勢
初非恃力好戰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不得已而

後應之勿強而已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董氏曰物壯極則老兵強極則敗皆非合道宜早
知止此章謂輔相以道則人心愛戴而用兵爭強
不足服人
右第三十三章上章既盡治人之說而兵亦有
國之勢不能去者故言用兵之道宜果而不務
強且宜早知止下章亦同
夫佳兵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董氏曰佳兵者用兵之善者也兵終爲凶器惟以

之濟難而不以為常故不憂心於此也愚按孟子
曰善戰者服上刑亦此意也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董氏曰左為陽〻好生右為陰〻主殺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
上勝而不美
勝而不美雖勝戰而不以為美也董氏曰淡安也
好生惡殺而無心於勝物也
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之
下

勝戰而以爲美者是嗜殺者也孟子曰不嗜殺人
者能一之亦此意也

右第三十四章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
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
焉

聖人之治天下人神各得其道陰陽和而萬物理
無有邪氣干其間故鬼神無昡怪之變此謂其鬼
不神也豈有鬼怪傷民者乎聖人之治不傷於民
故人神胥悅衆德交歸如此列子曰物無疵癘鬼

無影響是也朱子曰若是王道修明則不正之氣都消鑠了愚按後世崇尚佛老廣張淫祀寺觀相望必欲使其鬼有神眞此書之罪人也治世者旣不能禁又從而惑之豈不悖哉

右第三十五章言王道之效至於人神各得其所七章所謂啬以治人者其義止此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此設諭言凡大事必始於微細也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

下之大事必作於細

善惡皆由積漸而成若以細事為微而忽之以易事為無傷而不慎則細必成大易必成難言當慎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也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不慎於始則後必有悔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聖人於易事猶難慎故終無難濟之事也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始之於未亂

凡事愼始則終必無患在修己則爲不遠而復在
爲國則爲迨天未雨綢繆牖户之意
右第三十六章言愼始善終之意以盡修己治
人之道蓋足其未足之義也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
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常理也或有時
而反常強利弱害則天之所惡難曉其故聖人猶
難言也雖然要其終則未始少失故下文歷陳之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温公曰任物自然而物莫能違

不言而善應

董氏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其於福善禍淫之應

信不差矣

不召而自來

董氏曰神之格思本無向背如暑徃則寒來夫豈

召而後至哉

天網恢恢踈而不失

董氏曰要緫盡變然後知其雖廣大而微細不遺

也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民當畏威如疾若不畏威則必有可畏之大威至矣不可以天道爲無知也
右第三十七章言天道福善禍淫之理以爲戒
下章同此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擧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
董氏曰天道無私常適乎中故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書曰皇天無親克敬惟親即此意也

右第三十八章與上章皆言天道而天道虧盈益謙而已亦不出啚之義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性本固有道不遠人指此亦人宜若易知易行而賢智過之愚不肖不及所以莫能知莫能行也

言有宗事有君

言以明道事以行道隨言隨事各有天然自有之中乃所謂至善而言之宗也事之君也

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

衆人於道無識見故終莫我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者貴一作貴矣

温公曰道大知者鮮也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内藴至德而不求人知如被褐衣而懷寶玉也

右第三十九章歎人之莫知而悼道之難行是

終篇惓々為人之意也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道若大路豈難知而難行哉只是民情牵於私意

求捷徑而不遵大路耳

右第四十章承上章而言人之不能知不能行者由不知學性之道而妄求捷徑故也屈原曰夫惟捷徑而窘步亦此意也

右醇言凡四十章首三章言道體第四章言心體第五章揔論治已治人之始終第六章七章以損與嗇爲治已治人之要旨自第八章止十二章皆推廣其義第十三章因嗇字而演出三寶之說自十四章止十九章申言其義二十章言輕躁之失二十一章言清靜之正二十二章推言用功之要二十三章四章申言其全天之效二十五章言體

道之效二十六章止三十五章言治人之道及其功效三十六章言慎始慮終防於未然之義三十七章八章言天道福善禍淫虧盈益謙之理三十九章四十章歎人之莫能行道以終之大抵此書以無為〻宗而其用無不為則亦非溺於虛無也只是言多超詣動稱聖人論上達處多論下學處少宜接上根之士而中人以下則難於下手矣但其言克己窒慾靜重自守謙虛自牧懲忿簡臨民之義皆親切有味有益於學者不可以為非聖人之書而莫之省也

醇言終

跋

栗谷先生嘗鈔老氏之近於吾道者二千九十有八言爲醇言一編仍爲之註觧口訣昔韓愈以荀氏爲大醇而少疵欲削其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曰亦孔子之志歟先生編書命名之意或取於此耶竊本文蓋去其反經悖理者五之三今其取者誠不害乎謂之醇也去取如衡稱燭照註觧又明白亭當必援而歸之於吾道識者以爲非先生知言之明莫能爲也異端之所以倍於吾道者以其

駁也不駁者固不無可取去其駁則醇矣高明之士墮落而不悟者特見其醇而忘其駁也苟無如先生之大公至明惡而知其美則醇駁相混可用者卒歸於不可用而不可用者或以為可用其為害不貲曷若區別醇駁去其不可用而存其可用哉當先生之編此也龜峯宋先生止之曰非老子之本旨有苟同之嫌其言亦宜截可喜而至若先生之範圍曲成雖於異端外道尚惜其可用者混歸於不可用必欲去其駁而俾歸乎醇百世之下眞可以見其心矣於乎至哉按湖西巡過連山偶

得此編於慎齋金先生後孫乃金先生手筆也或
恐泯沒以活字印若干本仍識其顚末如右云